

官倒落网记

● [苏] 瓦·阿尔达马茨基 著

● 塞 星 译

●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官倒落网记

[苏]瓦·阿尔达马茨基 著

塞 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哈尔滨

ВАСИЛИЙ АРДАМАТСКИЙ

СУД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7.1987

责任编辑: 孙厚惠

封面设计: 陈力石

官倒落网记

Guandao luowang ji

〔苏〕瓦·阿尔达马茨基 著

塞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 2/16

字数 23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5,000

ISBN 7-207-01966-1/I·367

定价: 4.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的是现实大潮中的官倒和丑类从发迹到落网的故事，充满了正义和邪恶的斗争。

一个个身居要职、手握实权的干部经受不了金钱和享乐的引诱，一步步地滑向罪恶的深渊。汽车工业部副局长基奇金陪上司萨拉耶夫去外埠视察，设豪宴款待，并召年轻女郎陪伴过夜，使之掉进了精心设下的陷阱。从此由彼引发出了一幕幕五光十色的丑剧和闹剧，一批又一批紧缺商品通过庞大的犯罪集团网流向各个角落，一沓子又一沓子钞票落进了大小官倒和社会渣滓的腰包，而这帮社会蛀虫则拿着这些金钱去挥霍，去兴风作浪。面对邪恶，百姓愤懑，纷纷投书揭发，站出来斗争；司法人员不畏强权，不怕恐吓，不受诱惑，终于冲破罪犯们编织的网络，将他们一一抓获归案，并送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第一章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卢基扬光着上身坐在硬邦邦的漆布面小床上，紧张地注视着主任医师梅塔佐夫。主任医师坐在白色的小桌旁，一面迅速填写体检结果，一面考虑如何下诊断。这位全市闻名的五一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卢基扬害的究竟是什么病，给他下个什么诊断好呢？刚才还从诊室的窗口看见他自己开着“莫斯科人”来到医院，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大楼。但就诊的时候他却说：“从早晨到现在胸部一直疼痛，连左臂也随着隐隐作痛，此外还觉得气闷，全身无力。总之，症状比较明显，即使不是心肌梗塞，也是这种病的先兆。不过，刚才给他做的心电图却很正常。记得一年前，市警察局长的心电图也是这样正常，但回去后突然夜间发病——最严重的多面梗塞，已无法挽救。梅塔佐夫对自己病人的死亡，一向牢记心中。不久前他还告诫本院医生，每一个不幸的结局，不管怎么说，必然影响医院的威信。

“您必须卧床休息，”梅塔佐夫乐呵呵地对卢基扬说。

“在家里？”

“不，在这里。”

“太可悲了……要住很久吗？”

“起码三个星期。您的心脏有点儿毛病，需要治一治。责任医一会儿就到病房去看您，该怎么做，他会告诉您的。”

梅塔佐夫叫来护士，吩咐把活动床推来，送病人到三楼病房去。

“不用了，我自己走着去……”卢基扬反驳说。

“在这里得听我的，”梅塔佐夫面带笑容严厉地说，然后走出诊室，新浆洗的白大褂随着他的脚步发出沙沙的响声。

卢基扬下床走到镜子跟前，照见自己丰满健壮的身躯：胸肌突起，两臂结实有力，两手晒得黑黑的。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

活动床推来了，原来是个带轱辘的高脚病床。

卢基扬换上病人服。宽大的病人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又窄又小。他在女护理员的帮助下爬上活动床，被推出诊室。

卢基扬被送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双人病房，旁边的床是空的。“感谢上帝，”卢基扬高兴地想。他现在不愿意见任何人，因为需要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好好地想一想……

卢基扬生在莫斯科，父母是学校里的清扫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在苏芬战争中下落不明，母亲也在四一年十月从莫斯科向后方疏散途中丧生。卢基扬还记得那个可怕的夜晚：火车突然停了，人们纷纷跳下车去逃命，爆炸声震撼大地。他和母亲刚跑出车厢，身后就起火了。母亲拉着

他的手拼命往远处跑，突然眼前火光冲天……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周围全是陌生人，母亲不见了。火车继续朝前开去……那时，他十一岁。

在乌拉尔的一个孤儿院里，卢基扬上完七年级，然后到这个孤儿院的赞助单位——摩托车制造厂去工作。由于他耽误过一年学，开始工作时已有十六岁。当了工人之后，他爱上了摩托车运动，成绩相当突出，获得等级运动员称号，经常外出参加比赛。数年之后，他以等级运动员的身份，轻而易举地考上汽车公路学院，入筑路机械系学习。他选择这个专业，并不是为了修一辈子公路，而是为了能过上城市生活。上二年级时，他放弃摩托车运动，一心一意当共青团积极分子，准备留校工作，他认为这条道路比较保险可靠。果然，他一帆风顺，上三年级时，当选为学院团委委员。这时，他有了坚定的信念：自己的命运可以而且最好按照自我设计去安排。大学毕业时，他又完成了一个自我设计的重要项目——与主管行政财务工作的副院长的女儿结了婚。他认为自己大功告成，拥有了一切：漂亮的妻子塔妮娅，丰衣足食的家庭，甘愿为女儿的幸福贡献一切的老人。

卢基扬在领到毕业证书后的第二天举行了婚礼。结婚宴席设在本市最好的餐厅，来宾一百多人，济济一堂，欢宴到深夜才散。这一天，卢基扬收到一件最好的礼物——岳父送给他的一万卢布存折。

婚宴结束后，卢基扬带着新娘直接到他新租的一间房子里去居住。结婚前夕，他已向岳父岳母宣布：“我们要独立生活。”

新婚夫妇商定，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回到父母家去吃早饭。但是他们去晚了，下午两点多钟才到。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小伙子。

“进来，”他像下命令似地不客气地说。

进去一看，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塔妮娅的母亲坐在厨房里抽泣，桌旁还坐着一些陌生人，看来是为抄家作见证的。一个穿粗帆布工作服的男子，正在敲墙上的瓷砖，地上白花花的一片，在脚下咯嘣咯嘣作响。

“女儿啊，你爸受人诬陷了……”母亲高喊。

卢基扬站在厨房门口，塔妮娅挣脱母亲的手向门外冲去。

“爸爸在哪儿？”

陌生的小伙子拦住塔妮娅：

“不许出去。”

“米沙^①，你干吗站着不动？”塔妮娅喊道。

卢基扬厉声厉色问道：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您要干什么？”

“我不过是副院长的女婿，而且从昨天才是……我不愿意呆在这个地方……”

“米沙，你说什么？”塔妮娅大喊。

陌生的小伙子走了出去，随手把厨房门紧紧关上。不久进来一位少校警官：

① 卢基扬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

“这里谁是从昨天才开始当女婿的人？”

“我。我是汽车公路学院团委副书记。我认为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少校仔细看了看他，又看看塔妮娅，痛心地叹了口气：

“带着您的新娘走吧……喂，库塔欣同志，让他们两个人从后门出去……”

卢基扬挽起妻子的手臂，向后门走去。塔妮娅像做梦一样跟着他，吃力地移动着脚步，走到后门的楼梯上，闻见小猫和猫食的气味，扑通一下坐到台阶上，号啕大哭起来：

“我知道……早知道……”

她究竟知道什么，卢基扬顾不上询问，拉起她来向楼下走去……

法院审理塔妮娅父亲的案子时，既没提到他的女儿，更没提到卢基扬。只有一个情节与他们多少有些关系：检察官问被告，他为女儿操办婚事一共花了多少钱。

塔妮娅家里出事，卢基扬根本谈不上痛苦，因为他从来不关心岳父。相反，他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庆幸：及时在外面租了间房子，虽然里面除了床之外一无所有，把婚礼拖延到“领了毕业证书之后”举行；碰上岳父被抄家的场面，自己行动机智果断……唯一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岳父送给他的礼物。其实，这也用不着多费心思，反正礼物已归他所有，而且岳父亲口说过，让他好好安排小家庭的生活，这不正是他现在应当做的事吗？

数日之后，他服从分配，到尤日内市工作，只带走了妻子。不久，岳母去了北方，住在离丈夫服刑的监狱比较近的地方。

尤日内市坐落在到南方疗养胜地去的交通要道上。为保证这条交通要道畅通无阻，市政当局迫切需要维修道路的工程师。因此，卢基扬来到尤日内市倍受欢迎，马上交给他一个房间的钥匙，同时答应来年春天分给他一套房子。

过了几天，卢基扬安排好住处之后，便到区党委去报到，转组织关系。

“您懂建筑起重机械吗？”区党委干部同他谈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当然懂，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卢基扬笑笑说。

“那您到吊车队去当队长吧，同意吗？我们正在办速成班培训吊车司机，需要个懂行的人去管理指导他们。您先干一下这个工作怎么样？”卢基扬沉思不语，区党委干部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说明年住宅建设就要上马，规模有多么多么大。“盖好头一座大楼，您先挑一套住，干这个工作可比修路挣钱多……”

卢基扬同意了。

当上吊车队队长之后，他干得很出色，既懂技术，又善于用先进方法组织工作。他在大学里是预备党员，现在转正了。不久被任命为建筑工程处总工程师，后来又提升为处长。

卢基扬在尤日内市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现在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这段往事。

他反复检查过去，如果整他，可能抓住什么把柄……同

时，也把为市民做的好事仔细盘算一番。上帝啊，好事做得还少吗？他最近常常开玩笑说：“等我让家家户户都住上新房，就要求给我立碑。”听的人往往哈哈大笑。

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危险了呢？

正是在他当建筑工程处处长的时候，那时就有人给他敲起响亮的警钟。他第二次被提名为区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在全处工人大会上，事先指定的发言人一致表示支持，大会进行得非常顺利，甚至使他感到枯燥，因为这些人的发言稿在处里打印出来之后，他都看过，还删去了过分夸奖他的词句，因为太露骨了。

突然，女吊车司机卡尔金基娜要求发言。这个婆娘非常令人讨厌，大嗓门儿，男人相，在司机棚里一说话，全工地都听得见。大会主席感到她要求发言来头不善，连忙说：“请允许我宣布散会。”有人喊：“散会吧！够了！”有人却喊：“让卡尔金基娜发言，然后再散会！”

“我在吊车上什么都看得见。你们一辈子见不到的事儿，我也能看见！”卡尔金基娜说，会场上响起赞同的笑声。“我乍到工地那会儿，咱们现在的处长卢基扬同志还在吊车队当队长。我能当上吊车司机，掌握这门技术，与卢基扬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我要给他深深鞠个躬。”她转过身去，向坐在主席团里的卢基扬鞠了个躬。“但是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听听卢基扬同志的回答。”卢基扬满面春风地看着女吊车司机，频频点头。“我的头一个问题是：卢基扬同志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建设街五号楼竣工了，可为什么我至今还在给这座楼的上面几层送暖气设备和灰浆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与我的丈夫——自卸卡车司机库兹马有关……”全场哄堂大笑，谁都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把爱饮酒作乐的丈夫变成“妻管严”的。她对会场的反应却毫不在乎。

“我怎么管教丈夫，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从吊车上能看见那边山坡上的啤酒亭，这个啤酒亭我们要求撤掉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现在有的人比从前更加离不开它。”场上又是一片笑声。“情况就是这样。前天，库兹马把他的工资带回家来交给我，我一看，觉得奇怪：他怎么领这么多钱呢？我常常看见，他的卡车有时在车场和他一块儿晒太阳，有时停在上货的地方，因为经常无货可上。于是我就问他：‘喂，你是怎么超额完成计划的？’他说：‘经卢基扬同志同意，我们跑一趟车记两趟。’我问：‘怎么能这么干？’库兹马回答：‘这还不明白，他不让我们多记，他的季度计划和奖金全得泡汤，我们干活也捞不到油水。’同志们，我讲的都是实情。现在，请卢基扬同志回答：如果是这样，那么虚报的车费是哪儿来的？是国家的？也许，是卢基扬同志自己掏腰包？如果钱是他自己的，我举双手赞成他当代表。如果钱是拿国家的，我还得考虑考虑，投不投他的票？”

卡尔金基娜在一片掌声和叫喊声中走下讲台。接着，有人要求发言，想补充一下，有人对她的发言表示愤慨，有人甚至打呃哨。

这时，出席会议的区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格林金走上讲台，举起双手，要求大家安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哈哈大笑，笑得那么突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同志们！我亲爱的同志们！”格林金终于开始讲话

了，态度严肃，语调真挚亲切，立即博得大家的好感。“为什么这样吵吵嚷嚷，大惊小怪呢？难道我们工人阶级对批评已经不习惯到如此地步了吗？推举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就是应当这样嘛！既要指出他们的优点，也不能放过他们的缺点，要像刚才女吊车司机卡尔金基娜那样，用工人阶级的方式狠狠批评。我们应当感谢卡尔金基娜同志给我们上了一课，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工人应该怎样对待事业。”他带头拍手，大家也跟着鼓起掌来。掌声停了之后，格林金接着说下去：

“卡尔金基娜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严格调查，决不允许任何人欺骗国家，即使是卢基扬同志，一经核实，也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最好不要去回忆那种令人遗憾的偶然事件，而要想一想卢基扬同志在当吊车队长期间的所作所为：怎样教司机们认真工作、善于工作的。总之，让我们来表决一下，同意还是反对卢基扬同志当候选人？总之，谁同意？”格林金腾地高高举起一只手来，大家像听到命令似地也举起手来。

卢基扬应当承认，那一次格林金的确给他解了围，简直是救了他。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至于虚报成绩，以后照样干，只是干得更巧妙些，不让别人查出来罢了。但是，在报刊上过早地发表竣工声明之类的事，卢基扬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了。

卢基扬一如既往，步步高升。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他向往已久的事。发生得如此突然，简直出乎他的意料。他当选区苏维埃代表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都被列入坚定勇敢、积极的代表名单。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很了解他。有一天，主席

在区苏维埃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说，他要住院动手术，即使死在手术刀下，对执委会的工作也放心，因为没有不可取代的人，何况这里还有卢基扬同志。听了这个可悲的玩笑，有人竟然不知好歹地鼓起掌来。

主席住院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前线曾负伤累累，这次手术与老伤有关，极为复杂，超过了他的心脏负荷。

但是，主席生前的愿望实现了。他去世后，区苏维埃执委会开会，一致通过卢基扬继任主席职务。

在这次会上，副主席格林金说：“我认识卢基扬同志不止一年了，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都很了解。十全十美的只有天使，而天使照例不在执委会工作。卢基扬同志过去的工作中有没有缺点呢？有，同志们，当然有。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他们工程处开大会，会上有个女吊车司机把卢基扬同志大骂了一顿。人们对公正严厉的批评持不同态度，但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喜欢这样的批评。卢基扬同志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批评是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令人不愉快，但是不可缺少，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工作。我对卢基扬同志只有一个希望：在执委会主席的岗位上继续坚持党的原则。”

这篇发言非常圆滑，它将长期平息有关卢基扬过去那些丑闻的种种议论。

当上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之后，卢基扬很快有了人缘儿。他性格开朗，积极肯干，对上不唯唯诺诺，因此博得众人好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把五一区的住宅建设搞得热火朝天。这个区的居民都知道，他们的执委会主席曾经开着吊车

亲自为他们修建住宅，现在又为他们大批迁入新居而兴高采烈。卢基扬首先打破旧例，采用新方法发放住宅证和钥匙。他每周在区执委会召集两次准备乔迁新居的户主会议，请区苏维埃代表亲手把住房证和钥匙交给他们，仪式非常隆重。

他当主席转眼快满四年了。市里和州里都把他看作自己人。他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妻子都很满意，别无他求。

卢基扬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睡着了，甚至来不及认真考虑迫使他住院的那场纠纷。

第二章

有一天，汽车工业部经济工程师娜塔莎在部里的快餐店吃东西，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也像她一样，边吃蛋糕边喝咖啡。她抬起浓密的长睫毛看着他，他也把目光从面前的《鳄鱼》画报上移向她，两个人的目光不期而遇。

娜塔莎年近三十，虽然芳姿艳丽，美貌惊人，招蜂引蝶，罗曼史接连不断，但尚未嫁人。她初恋的对象是中学的体育老师，一位英俊潇洒的田径等级运动员。当这位老师发现，漂亮的十年级女生、著名建筑师的独养女娜塔莎爱上他的时候，受宠若惊，神魂颠倒起来。他自己没有房子，而她们家在高尔基大街有一套豪华的住宅。

有一次，娜塔莎向母亲倾吐心曲，说体育老师发誓永远

爱她。

“你们接吻吗？”母亲悄声问道。

娜塔莎哈哈大笑：

“妈妈，你真是老封建。告诉你吧，上个月我们班的小莉达打了胎，现在可神气了，谁都瞧不起。”

“是这样！”母亲轻轻地说，脸色变得煞白。“我马上发急电，让你爸回莫斯科。上帝呀，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大傻瓜。体育老师！你和他……”

娜塔莎嘻嘻哈哈地笑着跑回自己屋里。

后来她才知道，妈妈没给父亲发急电，而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她当天就去找了学校、区教育局、父亲单位的副部长。

第二天体育老师没到学校上班，体育课也取消了。娜塔莎猜到出了什么事。

妈妈可能是对的。靠他每月一百一十卢布的工资两个人怎么生活？住在哪儿？妈妈说，绝不让他进家门。应该听妈妈的话。

娜塔莎接受初恋的教训：没有房子，没有财产，没有钱，根本不能考虑成家。妈妈巧妙地帮助她巩固这种信念，常以熟人为例对她进行教育，说某某夫妇生活困难，就是因为没考虑靠什么生活就成家了。

娜塔莎投考戏剧学院，没有考中。她连忙改报计划经济学院，也差一分不能录取，但是父亲使了使劲儿，就把她收下了。

上大学期间，追求她的人很多，都是些大学生，最后还

有一位老师。真可笑，又是个老师，而且已婚，还有两个孩子。这一次不用妈妈帮忙，娜塔莎就把他甩了。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汽车工业部工作，显然又是父亲使了劲儿。她在这里当经济工程师已经五年，五年来一直在寻找丈夫，现在心里很着急——女大当嫁呀。

三年前，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开始注意她。他每天上班之前驾着自己的“伏尔加”到彼得罗夫卡的网球场去打球，碰巧娜塔莎早晨也在那儿练球，两个人在球场不期而遇。后来，他们两个人配对参加双打比赛，打赢了。于是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他还用自己的车把她送到部里。

他的自我介绍寥寥数语，含含糊糊。只说他叫康斯坦丁·鲍里索维奇·阿尔马佐夫，是家具生产部门的厂长。不是一个工厂，而是一批工厂的厂长。

他们两个人继续早晨在网球场见面，那儿的人已经开始议论：“瞧这一对儿——头发火红的姑娘和头发花白的男人——打得配合默契。”后来他们还在网球场以外的地方见面：散步，看戏，看电影。娜塔莎逐渐掌握了他的全部生活情况：除了他自己的汽车外，还有一辆公家的汽车供他个人使用，两辆都是伏尔加牌；他的薪金额很高；科捷利尼契沿岸街的高层建筑中有他一套房子，明斯克公路附近还有他一座别墅。但是他早已结婚，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当然还有妻子。

有个星期天，他们两人在民族饭店楼上吃饭。阿尔马佐夫用灰色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说道：

“咱俩为什么不去登记呢？”